



外国民间文学理论著作翻译丛书

# 巫术 科学 宗教与神话

〔英〕 马林诺夫斯基 著  
李 安 宅 译

中国民间文学出版社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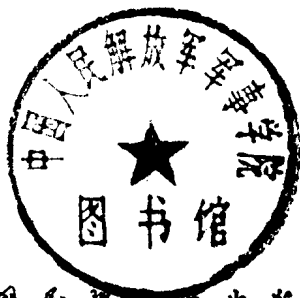
2 031 9475 6

外国民间文学理论著作翻译丛书

# 巫术科学宗教与神话

〔英〕马林诺夫斯基 著

李安宅 译



中国民间文学出版社

一九八六·北京



2 031 9475 6

责任编辑 傅 信

封面设计 马少展

### 巫术科学宗教与神话

中国民间文艺出版社出版

(北京西单太仆寺街39号)

新华书店北京发行所发行 天津新华印刷四厂印刷

开本 850×1168 1/32 印张4.5 字数10万

1986年5月第一版 1986年5月第一次印刷

印数：1——35,000 册

书号 10029·0239 定价0.90元

## 出版说明

《巫术科学宗教与神话》一书，系英国著名文化人类学家马林诺夫斯基（1884—?）的论文《巫术科学与宗教》和《原始心理与神话》一书合编而成的，是作者以功能派的独特眼光和方法，研究原始社会的巫术宗教与神话等文化现象的重要著作。书中的观点和结论，自然与马克思主义的认识有相当的距离；译文今天看来也显得陈旧，但作为一种思想资料，一种对原始文化的研究与分析，仍对我们现在的民间文学、民俗学和原始文化的研究工作者有可资参考与借鉴的价值。因之，我社征得译者李安宅先生和原出版者商务印书馆的同意，利用商务1936年版本，重新排印出版此书。译者的序言，虽有评介失当之处，甚至还有明显的错误观点，但对人类学和马氏著作也做了一番简要的介绍，故此重印时仍予保留。

中国民间文艺出版社

一九八四年十月

## 《外国民间文学理论著作译丛》

### 出版缘起

自一九一八年北京大学歌谣研究会成立以来，有不少学者、专家曾致力于移植外国的民间文学和民俗学理论，以期对建立中国自己的民间文学理论体系，发展我国民间文学事业有所助益。虽然经过了六十多年前后几代人的努力，今天，我们还不敢说我们已经建立起了有中国特色的马克思主义的民间文学理论体系。

建立和建设有中国特色的马克思主义的民间文学理论体系，大抵离不开下列三个方面的工作：其一，用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的世界观作为指导，搜集和研究蕴藏于我国五十六个民族和十亿人口中间的各个时代所产生和流传的口头文学，整理和研究几千年间已经在各类文献、典籍中写定的各种民间创作。其二，整理和研究我国历代民间文学理论遗产，其优秀的部份应予继承和发扬。其三，面向世界，翻译和介绍外国学术界各种有代表性的民间文学的和民俗学的理论著作，作为我国民间文学理论建设的借鉴。

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我国坚持对外开放和对内搞活的方针，对外开放，也包括文山举行的民间文学理论著作选题座谈会上，许多从事民间文学理论研究工作的朋友一致热切地希望由中国民间文艺研究会主持编辑出版一套《外国民间文学理论翻译丛书》。经过几个月的筹备，这个计划就要开始付诸实施了。

《外国民间文学理论翻译丛书》将包括各种不同观点和学派

的外国学者的著作，只要具有一定的学术价值，就可以入选。由于工作的急需和初创，很难在一开始就有一个周密的选题计划，也很难要求译文都能达到很高的水平，请读者见谅和帮助。

一九八四年十二月十二日于北京

## 译者序

著者马林诺夫斯基(B. Malinowski)教授是伦敦大学人类学教授，是人类学的功能派开山大师之一。再译本当然抹杀了不少的风采，倘将原文与其他同类著作对读，特别是与美国人类学的著作对读，则见大手笔煞是与众不同。然而科学究竟不是文学，即在译本中知者也可较量短长；知道这样有骨有肉的论文，是不可多得的。关于著者本人，我不想再多说甚么话，因为拙译他底两性社会：父系社会与母系社会底比较（原名Sex and Repression in Savage Society，译本系改名商务出版）的时候，已经比较介绍得详细，特别是正反两面都有。

我在这里所要说的，乃是这类著作对于国内学术界的可能影响。

我们吃了中外两种八股的亏，这是谁都知道的。但八股底特征是甚么呢？不过是为说话而说话为书本而书本，并不曾针对了实在界加以直接体验的工夫而有所对策，所以充满了脑筋与笔墨的只有不自觉的二手货，而无创作力量的头手货罢了。使我们习而不察的事实，使我们有了因袭的评价的制度与思想系统，都可借着人类学给我们的比较研究，而立刻分出远近布景，立刻使我们添上一种新的眼光，养成一种透视力。这是人类学应该给我们的贡献。这贡献，不但研究社会科学的人非承受不可，即一切其他部门的学者，打算在这个时代有世界公民的资格，有洞观内外那样新国民底训练，也应该承受这种贡献——倒不必说这种贡献给

他养成的心理态度，会对于他底专门事业，不管是农工化电还是政教商贾，那种不可计量的间接帮助了。著者说得对：“人类学不只应该利用我们底心理我们底文化来研究蛮野风俗，也该利用石器时代所给我们的远近布景来研究我们自己底心理。”

译者特别关心的，自然不只是读了人类学的文字而有的可能贡献。最大的可能贡献乃在人类学底严格训练教我们所作的实地研究。实地研究，实地工作，才是针对了八股习气所下的顶门针。

国内深山远境未甚通化的初民正合乎人类学底对象，要用人类学的实地研究，不必说了；即国内一切经济落后的农村社会与垦殖过程中的边疆社会，也都不是一般抄袭了近代城市文明的社会学所可容易下手。我们不希望对于自己底社会基础——农村——有科学的认识则已，不希望对于边疆社会加以开发与巩固则已，如其希望，则必要脚踏实地的细大不遗的社会学，这等不以近代城市文明为背景的社会学，不以西洋工业化的大量生产的农村为背景的社会学，便是译者心目中的人类学，便也是这译本所提倡的人类学。

惟其人类学底发源即本实地经验，惟其社会学底发源即本哲学系统，所以今日切乎国情的学术是用人类学来经社会学之不足，来转移为学的方向。总而言之，你管这个叫社会学也好，叫人类学也好，只要用力的方向是在适当的轨道上，则是中国起死回生的要图。倘若我们仍然只是喜欢作空文章，仍然只是抄一抄人家底公式与制度，而不肯实在看看自己甚么样，不肯逼对事实来思策应，则外边多大刺激，内心多少热烈，也只有昙花一现或至于麻木了自杀了而已。为针砭我们在学术上的积病起见，本行人与外行人都可因实地研究的人类学有所收获。

我们虽然不关心名辞上的争辩，也可就着这个机会来说一说



人类学之所以为人类学，人类学之所以需要于中国。

人类学自然与考古学有关，然而我们急待解决的切要问题多得很，在国内提倡人类学的理由，不在它底考古性质，不在太平无事的所谓纯科学。这些东西不是没用地位，不过那是另一问题。这里只是说，这里所要提倡的人类学不是因为这个理由，而是因为人类学底动的方面而已。

人类学在历史发展上，一面与考古有关，一面与殖民经验有关。英、法、美各国所以发展了人类学，便是因为各有各底殖民问题。因为殖民地底实际要求而有异种文化底研究，这异种文化又偏是经济落后的，所以这种研究便是人类学。不过美国因为印第安人已被白人圈起来，久已没有文化怒潮与政治生命线的严重问题，所以美国在量上见得到的人类学是偏于骨董一方面；只有小部支流，是关心动的问题，或用人类学的方法来研究自己底文化或生力尚在的社会的。英、法两国以人类学为殖民官吏的必要课程，所以他们底人类学是充满了实际的经验与动荡中的文化线索。我们更不要忘记，墨西哥因为比较的经济落后，大与中国农民相近，所以一切设施与研究，都是人类学家底事。人类学是研究原始社会的科学，而原始社会便是经济落后的社会，并没有旁的意思。所以用人类学来研究一切经济落后的社会，是再对不过的——更不说人类学所给的远近布景在研究经济发达的社会所有的助益了。中国以农村为基础，中国底农村又不是工业化的农村，所以用人类学来研究中国农村正合适，正该加以提倡——更不用说边疆社会也同样急切，许多未同化而蔽塞在各处的初民也终需有个时期加以注意了。

这里应该附带补充一句的是：人类学除了上述的用途上的分别以外，在对象上也有一点分别，即文化人类学与体质人类学是。体质人类学有人体测量一部，因为测量可有数字可记，似乎

有科学的尊严，所以一般人听见的人类学不是考古就是人体测量。而且原来的种族偏见，总相信“非吾族类，其心必异，”总以为天造地设“种”是不同的，所以人也欢迎以种为根据的报告。可是体质的测量总没有多大了不得，不但人之相异在体质者不如在文化者繁而重，即测量本身也有时而穷——都量完了又怎样？测量的体质人类学是这样意义不大，另一方面的体质人类学乃是以群或型为单位的生理学，前途虽无量，可是专门得非一般人所可理解——非生理学专家且兼具人类趣味者不能理解，所以现在一提到人类学，与以前相反，不是体质人类学，而是文化人类学。我们心目中所要提倡的人类学，便是文化人类学。

人类学所关心的比较，不但中国本身人群众多，文化复杂，是极丰富的园地；而且中国已成了各文化底聚会地，在这里考察文化接触的现象，适应的过程，变迁的辙迹，推陈出新的可能，在在都足启发。这不只是我们自身底问题，也必大有贡献于世界——虽然我们百孔千疮的现在还谈不到那样好整以暇的态度。人类学所关心的功能，在中国这样处处需要重新估价的时候，正是要问功能所在，而用不着徒事中外新旧等空名之争辩。国内文坛上好象对于“中国本位文化”闹得很起劲。但欲这等问题不涉空虚，不钻牛角，似乎唯一的标准便在文化底功能。合乎大众物质精神各方面圆满生活之适应条件者，保而留之，攫而取之，不论古今中外；不合者，铲而除之，拒而绝之，也不论古今中外。但怎样知道这个合那个不合呢？这不是好恶喜怒的问题，不是“秀才不出门，便知天下事”的态度所可济事的；唯一的办法，纵然嫌它远水不解近渴也没有办法的办法，便在“愚不可及”地从事人类学的实地工作——一步一步一项一项地逼视着文化现象而加以分析加以衡量以使各种文化功能可以豁然显露的工作。批判的工作是这样，建设的工作也是这样。必是知道了牵动全社会结构的功能

所在与反功能所在，乃能因势利导，乃能有建设效率之可言——因为建设不是一纸文便可行得通的。

我特别要在这译本之先谈起这样大题目的缘故，不但因为我底见解是这样，可以借机发挥，尤其重要的，乃是因为这本书是在直接提倡这种方法。著者在西洋的学术界已是大声急呼，在素来不重实学，不重实地经验的中国，更有加紧提倡的必要。中国不实地便罢，不讲人类学便罢，我绝不希望中国有一天走上美国底传统人类学底覆辙，走上为写报告而搜集材料，重量而不重质，变成骨董而无关大体的路子。

实地了，也并不是完全可靠的。我最爱著者这样一句话：“实地工作也可是头手货或二手货。”我猜想他是针对了美国一般人类学界而发的，因为他底警告正合乎美国底情形，而且美国也最反对他。他关于实地工作说：“一切的知识都是要因亲眼观察土人生活而得来丰满，不要由着不甚情愿的报告人而挤一滴一点的谈话。”

以上说完人类学对于中国的可能贡献。

至于本书底内容，不用说，的确是这等题目中人类学所有的最前锋的思想与成绩，明眼人都看得出来，用不着译者多说甚么话。这里应该说的，是原文底出处。译本所包括的上下两编，在原文并非一齐出版。上编“巫术科学与宗教”（*Magic Science and Religion*），是一篇论文，见倪得罕（*Joseph Needham*）所编科学宗教与本体（*Science Religion and Reality*）一书，一九二五年麦克米兰公司（*The Macmillan Company*）出版。下编“原始心理与神话”（*Myth in primitive psychology*），乃是一个单行本，为英国心理杂志小丛书（*psyche Miniatures*）之一，一九二六年出版。至于译本将两者合在一起的理由，自然是因为两者同类而一致；单固可存在，合则更成完璧。然而一个更

大的理由，则因为已在一九二九年将上编译了一部，至一九三一年因两性社会学的事与著者写信，顺便提到；著者复信，主张将两者并译合为一本。

至于译本底一段过程，已经说在一九二九年译了一部了。在那年暑假前，本打算赶快译完，所以托高君哲女士也帮忙，她也惠然译了一大部。但我要担任的那一部，则因为我病了一时而且继续忙着旁的事，终于不曾完成。一九三一年接著者复信时，未尝不希望毕成全功，但数年间所能作的只是零星地译了一点，整个地改了几次。去年有机会为上述对于人类学的目的到美国加省大学来攻读，看他们重骨董而不重人的空气，颇以为本书所提倡的特别要紧。本暑假机会更好，跑到美国“西南区”全北美原始文化最高的地方名租尼（Zuñi）者来作实地观察，以资技术上的训练并作国内工作的参考。译者因为不愿意“由着不甚情愿的报告人而挤一滴一点的谈话”，所以除了直接观察以外，利用时间，将久未毕事的译稿全盘续完。住在印第安人家里，耳濡目染，启发良多；在实地布景中来研究实地理论，也特别亲切而具会心。译程中已多按语，兹更趁齐稿之际用发所怀，且向高女士致谢。高女士所译各部虽因修缮词句以期全书一致而不可复识庐山真面，但乐观厥成，计不以唐突为怪也。

译者识：一九三五年七月二十七日于北美“西南区”租尼村印第安人住宅中。

# 目 录

译者序

## 上编 巫术科学与宗教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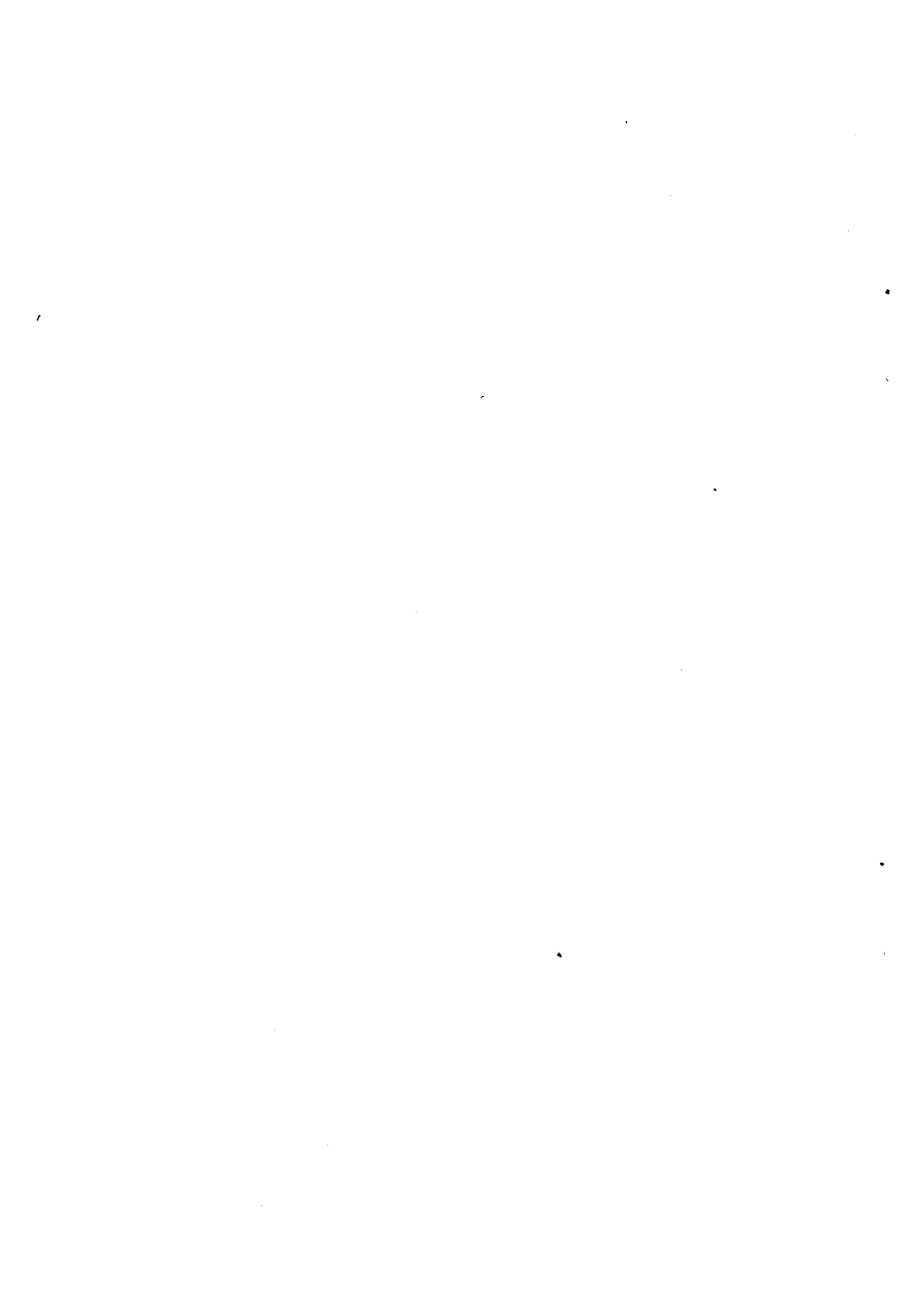
第一章 初民及其宗教	3
第二章 以理智胜环境	11
第三章 生命死亡与归宿—— 古代信仰与教仪	20
一 宗教底创造行为	21
二 原始生活所表示的天意	24
三 人类对天然的选择趣意	26
四 死亡与群体统协	29
第四章 原始教仪底公共性与部落性	37
一 社会便是上帝底实质说	38
二 蛮野信仰底道德效能	42
三 原始宗教底社会贡献与个人贡献	48
第五章 巫术与信力	52
一 仪式与咒术	54
二 巫术底传统	57
三 巫术底灵力与德能——“摩那”说	64
四 巫术与经验	66
五 巫术与科学	72
六 巫术与宗教	75

## 下编 原始心理与神话

第六章 神话在生活里面的地位.....	81
一 自然派神话学.....	81
二 历史派神话学.....	83
三 社会派神话学.....	83
四 “库夸乃布”或童话.....	86
五 “利薄窝过”或传说.....	90
六 “里留”或神话.....	91
第七章 关于起源的神话.....	97
一 马拉西族.....	102
二 路库巴族.....	105
三 鲁夸西西加族.....	106
四 鲁库拉布他族.....	107
第八章 死底神话与生底轮转.....	111
第九章 巫术底神话.....	121
第十章 结论.....	125
附录.....	130

上 编

# 巫术科学与宗教





## 第一章 初民及其宗教

无论怎样原始的民族，都有宗教与巫术，科学态度与科学。通常虽都相信原始民族缺乏科学态度与科学，然而一切原始社会，凡经可靠而胜任的观察者所研究过的，都很显然地具有两种领域：一种是神圣的领域或巫术与宗教的领域，一种是世俗的领域或科学的领域。

一方面，传统行为与遵守是被土人看得神圣不可侵犯，既有寅畏的情绪，又有禁令与特律底约束。这些行为与遵守，都是与超自然力的信仰(特别是巫术信仰)，弄在一起，那便是与生灵、精灵、鬼灵、祖先、神祇等观念弄在一起。另一方面，稍加思考，我们便可了然：倘于自然现象没有仔细观察，倘于自然规律没有坚固信仰，倘若没有推理能力与对于这种能力的自信，无论怎样原始的艺术与行业，便都不会发明出来，不会维持下去；且在渔猎、耕种、求食各方面，也都难有组织进行。

将宗教加以人类学研究之基础的人，当推泰勒(Edward B. Tylor, 1832—1917)。他底著名学说以为原始宗教底要点乃是有灵观(animism)，乃是对于灵物的信仰；他证明着说，这宗信仰是因对于梦、异象、幻觉、中疯，及其他同类现象有了一致错误的解释。蛮野<sup>①</sup>哲学家或神学家一将这些现象加以思考，便要分出肉体与灵魂。灵魂既在梦中出现，又在记忆与异象里常与活人交通，且更显然影响人的命运，则在死后仍有灵魂继续存在，当很了然。这样一来，便有对于鬼物，长生不老，以及对于他